

# 煤矿边上小饭店的账本有问题

7

社会小说



辰光 著  
中国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《中国法制观察周报》记者江天养多年从事深度报道,他的名字和一系列惊天大案联系在一起。LX省JY县发生一起矿难,当地媒体一片沉默,江天养单枪匹马潜进矿区,揭开矿主刻意隐瞒事故、强行封井导致几十名矿工死亡的真相。境外黑手党开设赌场聚赌,国内富商、官员组团前往。江天养凭借过人胆识脱离虎口,冒死将证据传回国内,引发高层震怒,百名干部相继落马……

暗访记者的精彩人生、报刊上没有的内幕——为你展示。

[上期回顾]

江天养和刘东海到安监局去查找线索,安监局得知他们是真记者后,赶紧联系了煤老板崔德贵。崔德贵让自己的老婆和弟弟送来了几十万元,希望能封住他们的嘴。

江天养把档案袋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,随手丢了回去。刘东海则始终严肃地看着桌上的档案袋:“多少啊?”崔德贵的老婆急忙陪着笑脸:“就是一点辛苦钱,一人十万。”刘东海撇了一下嘴,看了一眼江天养:“兄弟,你道儿远,你定。”

江天养没有说话,看了看墙上的时钟说:“那是该走了吧!我也出来两天了,回单位还要汇报呢。”

崔德贵的老婆一听对方不收,慌了手脚,急忙又从大包里拿出另外两个档案袋:“两位领导一定要给我们这个面子,水不喝,饭不吃,就这么走,我们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!”

在沉寂了将近半分钟后,刘东海终于又说话了:“老江,我看也就这样吧。”随后他把装钱的档案袋往腋下一夹,又把另外两个推给了江天养。

“江湖险恶,整点就撤!”江天养边说边拿起档案袋塞进了随身的采访包里,起身往门口走去。一直趴在门口偷听的范锋和崔德贵的弟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,赶忙推门进来,殷勤地把江天养和刘东海送出门去,并且一直送到停车场。

车子离开安监局后,一直向着S市的方向跑了十多公里才停在了路边。“怎么样?都录下来了?”刘东海问江天养。江天养没有说话,从采访包里拿出了偷拍机,又打开笔记本电脑,把偷拍机连接到了电脑上。很快,从他们进入范锋办公室开始的画面就全都出现在了屏幕上。

“现在起码咱们俩能说清楚了,不是咱们敲诈,是他们心虚,主动贿赂记者。”刘东海笑着打开了档案袋,里面是成捆的百元大钞。

车往前开了没多久,在公路边出现了一个小饭馆,门口没有挂幌,只是在墙壁上写着“饭店”两个大字。

江天养和刘东海停好车后把四个大档案袋拎在手里,一头扎了进去。由于才下午四点多,所以饭馆里几乎没有客人,江天养和刘东海挨着火墙坐了下来。

“二位吃点什么?”老板娘上来热情地招呼着。不大会工夫,一桌子的菜肴端来,两人狼吞虎咽地吃着。半小时之后,两人都已经酒足饭饱,江天养从口袋里拿出钱来要算账,结果被刘东海拽住,抢先结了。然后两人一人点起了一支香烟,思量着一会儿还要有近百公里的山路要走。

江天养靠在火墙上烤一下后背,顺便也直一下已经弯了大半天的腰。就在这时,他看见了挂在对面火墙上的一小学生用的田字本,那封面上写了两个大字——“账本”。

江天养起身从对面墙上取下账本,顺手翻了一下,见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吃饭客人的名字和欠账的数字。李双喜,欠18块;王来福,欠25块……

看着看着,江天养突然发现了账本里的一个规律,就是所有人的欠账都是从每月的下旬开始,一直欠到下旬,但每到30日的时候,所有人的名字和数字就都会被划掉。

“老板,这么个小店还有人赊账啊?”江天养笑呵呵地问着。正在打扫桌子的老板娘叹了一口气:“嗨,是啊,都是矿上的工人欠的,每到30日一发工资就会来还。但这个月不会再有来还钱的了,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来吃了,我们正准备关门回老家呢!”

江天养心头微微一震:“你说什么?怎么叫这个月没人来还钱呢?”老板娘刚要开口,一直在后灶忙活的老板突然大声咳嗽了起来。老板娘回头看了一眼前灶,不再出声了。

江天养看了一眼刘东海,随后

起身到后灶叫来老板:“大哥!哪儿人啊?”老板一边用围裙擦着手,一边接过刘东海递来的香烟,点燃后贪婪地吸了一口,这才回答:“河南渑池哩。”

“小店开得好好的,怎么说就不干了了呢?”“这不,快过年了,要和老婆回家过年哩。”老板笑着又答。

江天养起身从柜台上取过计算器,当着老板的面开始统计账本上的欠款,每统计一笔,他都会抬起头来看一眼老板。两人这样反复对了十多次账后,老板终于笑不下去了:“两位大哥,你们不是来吃饭的吧!”

“你说呢!”刘东海一脸严肃地看着老板,“不来吃饭我还是来抓你的啊?”老板一惊,仔细看了看刘东海,又再看了看江天养,冷汗开始从他的额头上冒了出来。

站在一边的老板娘终于再也承受不住了,一把把老板拽到了身后,语气里充满了哀求:“大哥,你就放过俺家这口子吧!那钱俺不要了,现在就给你们拿出来。你放心,俺啥也不会说的!”说着话,她竟然跪在江天养和刘东海面前。

江天养知道,这时候是绝对不能放下架子的,他一声不吭地继续算账,而老板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。直到江天养把本子上的欠款都算清,他才向刘东海使了个眼色。刘东海心领神会地起身把饭馆的前门从里面反锁起来,这一举动让老板夫妇顿时万分紧张。

江天养坐在饭桌旁,把计算器上面所显示的数字递给了老板:“你看是这个数吗?”老板仔细看了一眼计算器:“对!是这个数,1183块5毛。”江天养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2000元现金,放在账本上,然后一字一顿地说:“这些欠账我帮弟兄们还了!”

江天养把账本拿起来,朝老板娘夫妇笑笑说:“不过有个交换,你得把这个账本给我讲明白。讲明白了,我就替他们还这个钱,讲不明白的话……”江天养向站在门口的刘东海示意了一下。老板的眼神始终盯着刘东海,听到这话,忙不迭地说:“明白,我明白,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!”江天养把自己身边的凳子踢给了老板,顺势打开了自己包里的偷拍机:“讲!”

老板诚惶诚恐地坐下来,慢慢开始他的讲述:“我们这个店其实就是靠着山上的煤矿才开起来的,这边就赵家山这一个煤矿。原来矿上三班倒,有七八十个工人,自从去年矿上裁员以后,就剩了50多个了。这些人每天都在我们这里吃饭,除了把一部分工资带回家以外,剩下的钱就都花在喝酒上了。”

说到这里,老板顿了一会儿,似乎是回忆起什么可怕的事情,说话更加哆嗦:“一个多星期前,下午两点多钟,我正在后面忙活,突然感到地都在震动,差点把我摔个跟头。我还以为是地震了,但不大会儿,我老婆就从外面跑回来,说矿上出事了。我赶忙跑到门外,看见矿井的方向有黑烟冒出来,这才知道是矿上发生爆炸。”

老板平静一下情绪后继续说:“当天晚上就没有矿工来吃饭了,直到半夜,矿上的二老板来到我家,给我们扔下了两万块钱,让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我和我老婆也不敢问,二老板还说,不管谁来都不要说矿上出过事情,不然就收拾我们。我和我老婆害怕,就赶忙开始收拾东西。但第二天我们发现,冰箱里还有好多吃的东西没卖完,就决定多呆几天,清清货底子,直到你们来……”

# 29岁的米拉去“换草”遭年轻女孩挤兑

都市情感



夏景 著  
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甲女≈品貌俱佳+时尚达人+有才+有理想+有个性+出生时间超过300个月。丁男≈才学兼备+目前落魄+潜力无限+敢奋斗+不怕苦+出生地点离城市300公里。

小说以秦米拉为甲女代表,以于地生为丁男代表,讲述了当前社会中高龄未婚女性和无房男性,在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下,面对婚姻的焦虑和尴尬。米拉在年轻女同事的刺激和父母的催促下,下定决心跟自己并不满意的于地生结婚。买房、装修、婚前体检、婚庆等筹备工作,虽然进展很不顺利,但米拉似乎看到了红地毯的召唤;正在这时于地生的父亲病重……两个年轻人脆弱的温情,遭遇金钱、阶层、亲情、债务的冲击时,能否延续?

8月14日,是北京女孩秦米拉29岁的生日。

说起来还是夏天呢,可气温一变,就有了那么一点初秋的凉意。虽然躺在床上,一动不动,29年中的一些片段,还是毫无预兆地向她飘来。如果青春当年,她早早学会恋爱,或是明白了什么叫爱情,可能今天也不会这么不尴不尬吧。她摇摇头,果断起身,强迫自己避开逼近心灵的羊肠小道。沐浴更衣、化妆穿鞋,然后对着镜子,闭上、睁开五次眼睛,腹式呼吸二十下,终于恢复到了精神饱满的状态,开车上班。

总之这一天,米拉一如往常。下班下班、应付公事,和同事开玩笑。还跟一个不爱自己、自己也不爱的男人吃了顿饭,虽然饭钱是这个叫张一航的男人掏的,态度也还算是殷勤,但米拉敏锐地觉察到他在骑驴找马,而她做了他的驴。这一天,她对自己的年龄、孤独和寂寞,多少有点儿忧伤。可因有不久前和傅月龙的一夜情垫底,手里有那么一点感情的渣子,才不至于饥不择食跟张一航上床。这一天,她还认识那个叫于地生的男人。

关于女人的年龄,秦米拉自有一套严苛的划分方法。15岁时,她跟父母去火车站接来京读大学的表姐,母亲跟父亲猜测表姐的年龄:“这孩子上学迟,又复读了一年,怎么也该超过20岁了吧。”米拉倒吸一口凉气,做呕吐状:“哇,20岁,那不是老女人了吗?”

20岁时,米拉跟母亲一起逛商店,见一个女人领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走过来,母亲跟米拉说这是她单位的一个女同事,米拉脱口而出:“阿姨好。”米拉妈事后说米拉:“按理说,父母一辈的同事,是该叫阿姨。但人家才30岁出头,那么年轻,未必喜欢被大姑娘叫阿姨,也许你叫声姐姐,她会更高兴。”米拉吃惊至极:“那怎么可以,她已婚、年过30,都有孩子

了。我是佳人,她可是徐娘了耶。这是有本质差别的,好不好?”

可时光飞逝,对年龄颇有优越感的秦米拉,突然有一天发现她29岁了!徐娘将至,依然单身,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可嫁男人。

刚进入九月,这天上班才坐下,隔壁财务部的曹佳人一脸喜色地走了进来:“明天周五,晚上有事吗,跟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?”米拉不用多问,光看曹佳人脸上的表情,就知道是和男人们一起玩。这是前剩女们最热衷的游戏,又被叫做“换草活动”,米拉已经和这样的活动绝缘两三年了。米拉之所以不喜欢这类活动,是因为受过打击。她曾跟航空公司的技师们见过面,他们工作地点偏远,但收入很高,而且他们仗着有机会和空姐见面,个个语气都很狂妄。

两次联欢闹得不愉快,米拉对这样的游戏再也不感兴趣了。可是今天曹佳人却说:“米拉你一定要去,没有别的小丫头片子,而且对方也都是岁数差不多的男人呢。”曹佳人比米拉小两岁,青岛大姐,前两年硕士毕业后才到的公司。在个人问题上,她是个既固执又好玩的女生,坚信只要心态积极,铁杵也能变老公。

米拉看着曹佳人兴奋的烧饼脸,本想一口回绝,可偏偏29、29……不绝于耳的蚊子声又叫了起来。她只好望着曹佳人,试探着问道:“对方都是做什么职业的?”

“中科院什么材料工程研究所的,搞研发的,都是博士硕士呢。”曹佳人说。

答应了去聚会后,她就开始琢磨周五那天穿什么衣服,化什么妆,梳什么发型最合适。29岁怎么啦,米拉才不相信自己会输掉呢,论相貌、论身材、论见识,她都比曹佳人要强,世上的男人总不会除了年龄别的都不看吧?于是周五那天她格外用心。

一进门刚上电梯,果然引起一阵喧哗。米拉眼角看见曹佳人不高兴地撇起了嘴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可这高兴还没几分钟,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。曹佳人气冲冲地闯进来问米拉:“是你把晚上聚会的事说出去的吗?”米拉一头雾水,还以为曹佳人是嫉妒她打扮得别致,不想带她去故意来找碴儿的。“没有啊,我干吗要把这个说出去?”

曹佳人眼圈都红了,可见是真的受了打击:“刚才小乔说,她晚上也要跟我们去。”米拉终于明白曹佳人的伤心为哪般了,小乔是才大学毕业没两年的年轻姑娘,不过25岁,相貌甜美,待人接物也很可爱。

“你怎么回答她的呢?答应了吗?”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,只好黑着脸,没有说话。”曹佳人说,“她那么年轻,干吗跟我们混啊?”米拉笑起来:“也想做那个最小的呗。”

这样一来,事情就完全变了味。除了曹佳人,小乔,晚上一起去的还有小赵、小钱以及小孙,岁数都比较小,按曹佳人的话说,虽然不能做那个最年轻的女人了,但也得把劣势化为优势。小丫头们唧唧喳喳,玩起来可以,可真要考虑结婚,男人们还得找我们这样的熟女。索性再多叫几个丫头,越小越好,越不懂事越好。

米拉故意迟到了十分钟。为什么要迟到这么几分钟,也是米拉设计好的。她想,一群人进了包厢,肯定要互相介绍、打量,等一轮结束,怎么也需要十分钟。随后将会会有一个冷场,各自都在心里掂量他人,失望的希望,也都将会在这两三秒里敲定。此时此刻,米拉正好走进来,装出可爱道歉的笑容,一定会让男人们或已平静的心情,顿时被搅起新的涟漪。他们会忍不住将视线放在米拉身上,对她重新判断。

女生那边呢,肯定已经挤成一

团,米拉平生最不喜欢看见的,就是女人挤成一团的样子,尤其是在娱乐场所,好看都变得不好看了。接着,她将轻轻松松地坐在男人这一边,男人们能感受到她的体温和香水,心里一定会被她吸引住的。

这就叫姜还是老的辣!可米拉的如意算盘,却仿佛被那些精明的小丫头们一眼就识破了。她刚进门刚感受到齐刷刷的注目礼时,姓孙的丫头就突然失声叫了起来:“米拉,你到底是大姐大啊,姗姗来迟,好威风。”

大姐大?怎么就叫大姐大了?听上去不仅岁数很大,而且很凶悍,就跟黑社会似的。米拉满满的自信,顿时如戳破的气球。她不顾风度地狠狠瞪了一眼那个丫头。果真,男人们真是岁数的奴隶,听了这话,刚涌出来的惊喜顿时就有了松懈的感觉。

米拉忍无可忍,假装关切地“叮咛”了几个丫头一句:“给你们各自的男朋友把谎话编圆哟,可别中间露了馅。”说完米拉又厌恶自己,心想,这算什么呢,早知道就不来了。

扭头再看那些男人,没有一个能让人眼前一亮的,唯一能看得出来的,就是岁数都不小了,性格都比较闷骚,似乎没有一个好玩的。枉费了这件明黄的漂亮开衫!最可笑的是,还为这么没水准的男人,跟这几个臭丫头争风吃醋。

心理负担放下了,她也索性放开了。对面的男人们纷纷和只会吵闹的丫头们打情骂俏起来——现在研究所里做学问的,哪里还有人们想象中的清高或腼腆呢!米拉也就不再多看那些男人,决定先唱几首自己拿手的歌好了。

此时这才发现居然还有个人远离人群,并不在她刚才观察之内。点歌机前坐着一个黑皮肤的男子,穿着正规的黑西装,刚才夜幕中耀眼的雪白领子,原来正是他的。